

中國古今實用對聯大全

沈明之



梁石 孟庆志 王文仁 編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中國古今實用對聯大全

梁石 孟庆志 王艾仁 編著

中國文联出版社

中国古今实用对联大全

梁石 孟庆志 王艾仁 编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77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23.25印张 2插页

1988年1月第1版 198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63,300册

ISBN 7-5059-0225-3/J·80

书号：8355·1195 定价：4.90元

出版前言

对联，雅称“楹联”，俗称“对子”。它作为中国独特的语言艺术和书法艺术的结合体，不仅在中国灿烂的文化艺术宝库中占据了一定的地位，而且在世界文学艺术殿堂上，也放射着奇光异彩。

对联，由来已久。溯其渊源，最早出现的当是春联；而春联又是由“桃符”演化而来的。桃符产生于秦代前后。当时的桃符，即在两块深红色的桃木板上，书写“神荼”、“郁垒”二字，或画出二神图像，意在镇邪驱鬼、祈福纳祥。之后，随着南北朝骈文的出现和唐代律诗的发展，“桃符”的内容也在更新，产生了题写两句对偶的“桃符诗句”，这可以说是春联的最早雏形了。

关于最早的春联产生于何时以及何人之手？大约有八、九种说法之多。传统说法，也是目前楹联界大多数人的看法，最早的春联是五代的后蜀孟昶所作。主要的依据是《宋史·蜀世家》中的一段记载：后蜀学士辛寅逊除夕受孟昶之命，撰写春联，孟昶认为辛联不工，就自题了桃符诗：“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两句“桃符诗”，便被认为是最早的春联。

但是最近又有人提出，五代时期除夕题联已成习俗，最早的对联，当是早在几百年前的南朝梁代文学家刘孝绰和他的三妹刘令娴所作的。他的根据是《谭嗣同全集·石菊影庐笔记》记载的一段故事：刘孝绰罢官不出，自题其门：“闲门罢庆吊，高卧谢公卿。”其妹刘令娴作的是：“落花扫仍合，丛兰摘复生。”当时已有“四声”“八病”之说，提倡对偶和声律，形成了“永明体”新诗，促进了对联的形成。刘孝绰和他的三妹对平仄、声律都有研究，上述题联又骈丽对仗，且题之于门，说我国最早的对联由他们所作，也是有道理的。

到了宋代，春节时门户悬“桃符”的习俗仍然沿袭。王安石《元旦》诗：“千门万户曛曛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这“新桃”，就是新题的“桃符诗句”。宋、元时期，宫庭、宦门以及寺庙、佛门，已经出现了镌刻于木柱上的对联，后人称“楹联”。而且，据有关资料证实，最早的寿联、挽联、题赠联，也在当时产生了。

明朝开国初年，号称“对联天子”的朱元璋一道圣旨，春联遍布金陵各地：“春联之设，自明太祖始，帝都金陵，除夕传旨：公卿士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清·陈云瞻《簪云楼杂话》）自此，春节张贴春联，取代了“题桃符”之习俗，而且一夜之间，由宫庭豪门普及到了百姓门户。在楹联发展史上，这不能不是朱元璋这位封建帝王的一大贡献。

此后，尤其到了清代的乾康盛世，对联艺术达到了炉火纯青、日臻完美的程度，不仅内容涉及面广，口对笔题，俯拾皆是，而且名流云集，高手不穷。

直至今日，对联这一独特的传统艺术，仍然焕发着艺术

的青春，受到亿万人民的喜爱。近年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广大人民群众对文化生活有了更广泛的需求，人们不仅用对联装饰和美化生活环境，而且在茶余饭后乐意欣赏这独具中国特色的对联艺术，从中得到一种古朴典雅的艺术享受。

对联之所以历千年而不衰，主要原因是它既具有广泛的实用价值，又颇富雅俗共赏的艺术性。可以断言：只要汉语汉字存在一天，对仗工稳、格律谐畅的对联就不会消亡。有变化的只是随着社会前进、时代变迁，对联的内容随着更新而已。春节贴春联，结婚贴婚联，祝寿悬寿联，迁居贴迁居联，已经成为人们一种喜闻乐见的良好习俗，成为人们日常不可不有的生活内容。近年来，全国兴起了爱书法、学书法的“书法热”，与书法交映生辉的对联，自然也“热”了起来。到了元旦、春节，各地征联赛对活动蓬勃开展，各级楹联学会相继成立，各种各样的联书和联刊畅销于市，充分展示了对联旺盛的生命力。

人民喜爱和需要对联艺术，对联艺术服务和装饰人民的生活。我们正是为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要而出版这部古今实用对联大全的。

本书的几位编著者对楹联有过长期的研究和创作实践，梁石同志早有专著。他们在多年的实践过程中积累了从明清、民国、直至当今的部分对联，也创作了相当数量的实用对联，是编著此书的宝贵资料。

本书注重“实用”和“大全”，凡是有对联的场合，凡是有对联的时日，都涉及到了。基本上做到了分类全、编目细，包罗万象、涉及百科。在编排顺序上，采用了先短后

长，先古后今，意在让读者在注重对联实用的同时，对中国楹联的发展史有一个明晰的系统的了解。

明清楹联，在本书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是因为，明清两代的楹联艺术成就达到了高峰。后世乃至当代，虽然也涌现出了不少撰联高手，但比起明清来，仍然逊色不少。这样编选，将为后人学习古人、借鉴古人提供了方便条件，使楹联这一独特的艺术，放射出更加绚丽的光彩。

本书的选联，还注意了内容的鲜明性。例如尽量做到春联要有“春意”，婚联要有“喜气”，寿联要有“福气”，文房书院联要有“才气”。至于挽联，单纯的歌功颂德就不够了，必须含有哀悼逝者的“悲气”。在对联的平仄韵律上，编著者没有一味按古韵苛求，而是采用普通话所遵循的声韵来衡量取舍。

为了增强对联的艺术魅力，为了读来抑扬顿挫、琅琅上口，使诗情画意跃然纸上，本书编联大都采用了“顶针连珠式”，如：

有脚阳春舒柳叶
无边淑气到梅花

花香入室春风霭
瑞气迎门淑景新

新年爆竹普天笑
元日春风小院香

香生柏酒樽泛碧
岁换桃符帖书红

这样连贯吟读，犹如一篇春意盎然、春风袭人的“骈体文”，既有承上启下之用，又有浑然一体之美。

春联，以及门面上的其他喜庆对联，通常情况下，要搭配相应的“横披”（亦称“横额”、“横幅”）。严格来讲，横披是门联的组成部分，与上下联组成一个整体，因此在选择横披时，要注意与对联的内容相辅相成。本书未单列“横披”目录，而是将各类门联的“横披”排在此类门联之后，供读者选配之用。

在注重对联实用性的同时，为便于楹联爱好者研究和鉴赏古今名人名联，使本书不失为一部实用性、资料性兼备的工具书，编著者特意在每辑实用联之后，增辟了“附录”部分，选辑了历代名人名联。这些都是历代楹联之精华荟萃，值得品读。

另外，“附录”中还编入了“喜幛”、“寿幛”、“挽幛”、“新居大门扁额”等。这些内容虽不属对联范畴，但与对联不无关系，而且在社会生活中颇有实用价值。因此，将其编在“附录”部分，这对书法爱好者和广大读者都有所裨益。

“附录”中也适当地收录了一些表现旧社会独有的、如烟馆、妓院、纳妾、童养媳等方面的对联。这些病态社会的丑恶事物，今天已不复存在，也谈不到艺术价值。本书收录它们，是专为作家和戏剧、电影、电视舞台美术工作者在表现那些特定生活内容时作为资料参考的，不能与其他部分混同起来。

中国对联这种艺术形式的产生和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封建社会，难免带有封建思想的影响和福禄祺祥、乞求神灵保佑的迷信色彩。对于这些对联，希望读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带着批判继承的观点去看，这样才会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陈出新，古为今用。

序

周汝昌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李景峰同志将这部对联集持示于我，要我为其撰序。辞而不获，姑且记下我的一些感想，聊为芹曝之献。

对联是我们华夏民族的一种“独门”的文化现象和文学形式。所谓“独门”，是说全世界就只我们特有，我们专擅。比如在西方，就不曾听说有对联这种名目的产生和存在。道理安在？这就是一个高深的文史哲综合性的大课题，而绝不是一桩细琐的“闲文”，或偶然的“异象”。我的理解是，对称和谐之美，大约是我们这个宇宙中的诸般至美中的一大关目，而华夏民族最能感受它，表现它，赞颂它，运用它。这就使得我们的语文天然具有内在对称质素，并且从远古以来就朝着对称美这个特色的方向不断发展。单从文学艺术来说，发展到南北朝已然达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时期，汉语文本身的独特的形音义综合美，这时经过无数文学大师们发挥运用，造诣已到高峰，为隋唐的格律诗的新形式奠定了最好的基础。于是对联这个文学和美学的概念，也就

充分得到“认定”。

由此可见，对联乃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的美学观和语文特点的综合产物，是几千年文化史上的高级创造积累的特殊成就。不认识这一层意义，就会把它当作是一种文人墨客的装饰性“玩意儿”，或者加上“形式主义”的洋帽子。

对联该当是贴在门框、悬之抱柱的。这自然不错。但不要忘记，我们日常口语中也离不开“对对子”。你若不信，就想一想：“神清气爽”、“兴高采烈”、“无精打采”、“垂头丧气”、“桃红柳绿”、“鸟语花香”、“有理的五八，无理的四十”、“八月十五云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灯”……这些罗列不尽的常言俗语，都是什么？那本身就是十分工整的对联。旧时学童，除了读书作文之外，最要紧的一门“必修课”是“对对子”，他们要念会了“天对地，雨对风，大野对长空”这样的无数种优美悦耳的“对子歌”。从这里，你可以体会，我们的语文，“天生”的就是那么安排好了的“对联”，不但词义为对，音调也为对——平仄是要严格对仗的：“天”是平声，“地”恰为仄；“雨”是仄声，“风”恰为平……依此类推。你看这是不是一种奇迹？

我常想，不管是谁，当他读宋贤张耒的词，读到“芳草有情，夕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或是读唐贤王勃的序，读到“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如果他不能领略、欣赏这种极高度的文学对仗之美，那他必定是在智力和精神文化水平上的某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缺陷，而那实在是至堪叹惋的事情。扩而言之，假如我们的青年一代都不能领略欣赏这种至美，民族文化的前景就可忧了。

对联是由我们语文本身的极大特点、特色而产生的，并

非“人为”地硬造而成。这在西方语文中是没有的。比如莎士比亚的名剧中，偶然只有运用“排句”（couplets）的例子，那还远远不是“对仗”。我记得英国著名汉学家谢迪克教授（Prof Shadic）早年在我国燕京大学，后在美国康乃尔大学）告诉我说：“在英文来说，用排句是为了取得一种特殊的艺术效果，用多了读来使人有‘滑稽’之感”。这说明中西语文之异，文学美学观念之异，是多么巨大（因为我们有全部排句对仗的骈文体，如《文心雕龙》，乃是价值极高的文学理论名著）！常言说“敝帚自珍”，我们的对联文学，是值得自珍的，何况它还不同于一把“敝帚”呢！

六朝以后，格律诗达到高度完美的音律定型阶段，这时对仗更加精工美妙，实为文学上的一种特异的奇观。于是，警策之句，精彩之笔，总是集中凝注在对句上。在律诗来说，即落在颌颈（或称颈腹）二联上。于是发生了摘句欣赏评品的风习。这就更加促进了对联的“独立”形成与繁荣兴盛。

由此又可想见，对联是一种“精粹”，一种“提炼”，一种“结晶”，或一种“升华”。它有极大的概括能力，能以最简炼的形式唤起人们的最浓郁的美感，给人以最丰富的启迪，或使人深思、熟味，受到很大的教益。它又有雅俗共赏的优点，农村父老之喜爱对联，绝不下于高人雅士。

我们过年过节的春联，更是举世罕有伦比的最伟大、最瑰奇的“全民性文艺活动”。

我从幼年读联，祖父、父亲都喜欢把佳联摹勒在木板上，镌刻成“板联”，悬在厅室，朴厚清雅之至。至今我仍能背诵那些给我智慧和审美培育的联文佳句。《红楼梦》第

十七回写宝玉试才题对，第一副联是登上沁芳桥亭，“四顾一望，机上心来”，于是说出“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两句十四字。这一联，表面全切水景，实际又分隐“红”“绿”二义，与“怡红快绿”暗暗相关（这又是为了遥遥映射黛玉和湘云二人的结局而设的）。对联的作用，由此亦可略窥一斑。等到北京在南菜园修建“大观园”时，主持者前来，非要我将书中未曾写到的多处景物的对联补齐不可，我也为他们完成了这件新奇的“撰联任务”——我是想借此说明，我对楹联，是有很深的渊源和感情的，这自然也就是我乐为此集提笔写序的真原由。

这部对联集标明为“实用对联”，目的清楚明确。我们当然可以把它拿来欣赏，但更可以选择“对景”“合题”的书写张贴，各得其所。我想，此中固然有编著者的苦心匠意，但也说明了我们民族传统对联在当前生活中仍然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如就内容而论，既有传旧之美，也有创新之意，值得表彰赞许。

对联和万事一样，有真有假，有高有次，有精有粗。这部对联集采辑甚富，大体上可称琳琅满目。我希望其中不要杂入一些平仄不谐、对仗不切，又无精义的“假联”“次联”。倘能如此，则本集的内容之丰美，分类之详细，与实用性之突出，就价值倍增了。

丁卯中秋前

天

姥

日

為丸

板橋鄭燮

清·鄭燮

黃

山

雲

似

海

周

文
達
學
先生

子書

黃山云似海
天姥日為丸

看花临水心无事
嘯志歌怀意自如

嘯志歌怀意自如

清·黃慎

清·黃慎

看花临水心无事
嘯志歌怀意自如

翰

墨

目

緣

舊

桂翁先生仁七二十年好友也
遇打あの
此

煙

雲

供

養

皿

正之

嘉慶十二年四月朔
以弟汀州伊霞記

清・伊秉綬

翰墨因緣旧
烟云供养宜

過如秋草
萎難盡
學似春冰
積不高

學似春冰積不高

河間紀昀

清·紀昀

過如秋草
萎難盡
學似春冰
積不高